



# 父亲

□周润

父亲的名字叫“存明”，名如其人，心里存着开明。所以，我小时候很少挨打，顶多就是挨骂，骂都算不上，一个脏字都没有，就是吼得有点气势而已。

我不怕他，就像他也不怕我一样。每当姑爷一边摇头一边感叹道：“五哥，你怎么老这样放任孩子，怎么能让她在你头上扎小揪揪呢！”父亲听了，呵呵一笑，端起杯子跟姑爷说：“别管，喝酒！”

## 1 大气的父亲

大气，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。但有时候，他的“大气”又容易让人“生气”。

有一次，他从外面回来，送我一艘说是可以在水里自动划水的小船。我开心地马上倒了一盆水来试，船真的划起来了。他比我激动，马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建议：“我们把它拆开看看，再照原样装回去，就知道船为什么能划水了！”我表示同意，跟着他一步一步探索科学家的梦，直到那个甲板怎么也装不回去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应该回到现实了。探索的结果是，我在心里不断地默念：“当他没有送，当他没有送……”

尽管划水的小船没有了，但友谊的小船不能说翻就翻。从小到大，父亲都很疼我，每一年我的生日，他都会做几桌菜，邀请亲戚们欢聚一堂。当然，这几桌也不是白做的。喝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他酒杯一放，对着我大喝一声：“过来，坐着，听爸爸跟你讲！”然后，我以惯

有的乖巧倾听他的“酒后真言”：从我妈说不想生的时候开始讲，絮絮叨叨……我总结了一下，他主要想表达的，无非是“父亲是一个能让小船靠岸的港湾”之类的感觉。

## 2 骄傲的父亲

他每年必讲的，是他骄傲的育儿宝典：“无论你在爸爸头上扎多少小揪揪，爸爸也笑呵呵的，没有吵过你。”他专挑自己觉得温馨的讲，比如出去旅游、陪我买衣服等，这些都成为他肯定自己的重要方面。他不记得在长江里教我游泳时，把我掉水里呛着的事；也不记得爬山时，怂恿我在大雨里猛冲，摔倒后小腿落下疤痕的痛。他完全忘记了，我和同学打架回来，被他一个耳光扇得转了一圈跌落在藤椅里……

有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言情小说。有一天，父亲悄悄来检查，在窗外看到我藏书，冲进来夺了去，手举得高高地准备打我，我也做好了挨打的准备。但那一天，他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来。他说管不了我了，然后叹了一口气，转头走了。那天，我恨恨地哭了一会儿。第二天，我把书还了，从此再也不看言情小说了。但是很奇怪，自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挨过父亲的打。

父亲的故事是讲不完的，但总有他酒足饭未饱的时候。等到叫我给他盛一碗饭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不必再听下去了。吃完不一会儿，就该醉倒了，满脸通红，又唧唧呀呀地嚷嚷。

## 3 絮叨的父亲

我38岁生日的前两天，他说，还是想在家里做几桌菜。我听得出来，他表面上说自己想约人喝酒，事实上还是想给我过生日。但是我拒绝了热闹，我不想看着他在厨房里一直忙碌，那么辛苦。他垂头丧气地说：“难道你的生日我就这样不管了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我都38岁了，又不是小孩子。好吧好吧，我去订个小蛋糕，其他人就算了，就生日那天晚上咱们自己整几个菜呗。”他高兴地“唉”了一声，就去问外孙女想吃什么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他又喝醉了。本来计划是只喝一点，表示一下。但是他说了，哪有酒不倒满的道理？我无奈地往他的啤酒杯里满上了白酒，心想也算配得上那些羊肉包子了。后面就不难想象了，回忆的闸门就此打开。我赶紧躲到沙发上，憋着笑着看着女儿坐在桌子旁听外公絮絮叨叨……

女儿转头埋怨我：“妈妈你都不阻止一下外公，他喝醉了真是说个没完没了！”我说：“慌什么？这还早呢，他才讲到而已。他天天给你做早饭，待会儿还得讲养了女儿接着养外孙女，你等着听吧！”

第二天，父亲清醒以后，仍然是那个健步如飞、稳重大气的他，仿佛昨天那个喝了酒、不停讲话的人不是他。我故意问他：“你昨天又喝醉了，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吗？”他满脸不服气：“不可能！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挑一百五十

斤的担子从长江边上走个通宵也行，身体好得很！那点酒算什么！”我笑着不想戳穿他，这逻辑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可是，我不能和他争这个理，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。

和他理论相比，我更喜欢在回忆里找答案。在那个闷热却没有空调的夏夜里，他背着睡着的母亲，带上翻来翻去睡不着的我，轻手轻脚溜出门，到挂着彩灯的长江边喝冰镇百宁。那一碟水煮花生可以作证，他当时很得意地传授我“知识”：“千万不要相信喝醉的人喝醉了，酒醉三分醒！”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）



# 巴阳峡，儿时的诗与远方

□熊刚

船驶过，江面波涛汹涌，木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摆。船身倾斜，浪花扑面而来，常常打湿坐在船舷边旅客的衣裤，引得满船惊呼。

船过太阳溪，江面逐渐狭窄，著名的巴阳峡便映入眼帘。巴阳峡古称“龙盘石”，位于万州东约21公里处，从万州鸭蛋窝到云阳栈溪沟，峡长约9公里，是长江最为雄浑、险奇的峡谷之一。

据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》记载：“江水又东，径石龙而至于博阳二村之间，有孤石，广百丈，长六里，阻塞江川，夏没冬出，基互通渚。”这是历史上最早对巴阳峡的描述。

冬季枯水月份，长江水位下降，巴阳峡两岸的岩石“浮”出水面，江面狭窄处有100余米，最宽处150余米。

巴阳峡最深处有44.2米，最浅处有21米。表面平缓水流下的江底，布满乱石，暗流涌动，危险重重。来往船舶，由航标引导，错时过往。夏季洪水月份，江水漫过江岸石，溢出峡堤，河面宽度短时间内可达700米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。

## 2 自然人文交织的画廊

面对两岸连绵不绝、造型各异的江岸石，我总是心怀好奇，跟随父亲来到船头，任峡风呼啸而过。峡风吹乱了头发，却吹不散心中的兴奋。两岸石壁临江对峙，刀砍斧削，怪石嶙峋，千姿百态的江岸石如天工挥毫，在奔涌激流的冲刷中，让人目不暇接。“羊子石”如山羊临江饮水，“老鹰石”似老鹰横天飞渡，“调羹石”宛如汤勺，还有那“纤夫泪石”……每一个窝窝凹凹都承载着船工们的艰辛与汗水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巴阳峡的独特景观。

因航道险恶，巴阳峡自古不夜航，过往船只无不在峡口停泊休息。因而在巴阳峡全段石壁上留有古代各时期人类活动的痕迹，有石刻、漫记、壁题、神秘的远古符号和图语等。在巴阳峡的壁缝中，人们还常能拾得汉代印章、

秦砖汉瓦、宋瓷青花等残物残片。这些古老的物件，诉说着昔日的繁华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在这道绵延不绝、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画廊里，历史的印记从未褪色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人们集资在北岸石壁修建“水府三官”神像，“巴阳水府”题字保存完好，清晰可见，过往木船或停靠虔诚祈祷，或隔江遥祝行船安全。清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湖北督粮道邱煌题“佑灵长”刻于南岸峡壁，表达人们对长久平安、福祉的期盼。清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，万县知县冯卓怀倡议并带头捐私银30两，将巴阳峡的黄柏场“私渡”改为“义渡”，方便了两岸人们出行，并于咸丰十年亲书“普同利济”四字刻于峡壁，与邱煌题刻并列，和对岸神像隔江相望。当地读书人为感念和铭记这一善举，在北岸峡壁凿刻了“善溢巴阳”四个大字，表达对冯卓怀倡导义渡善举的赞誉。

黄柏溪位于巴阳峡南岸，枯水月份，木船停靠的渡口距离黄柏场约两公里。弃船上岸后，我们要在河岸上穿过一大片滩涂。河岸上晾晒着一望无际的榨菜头，偶见一些渔船搁放在沙滩上。父亲指着黄柏场后面的山峰，告诉我们，那就是我们的老家。

## 3 在号子声中颠簸前行

阖家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而美好，带着对过年的欢愉、民俗的回味和对亲人的不舍，初四清晨，我们在晨曦和寒风中告别老家的亲人，来到黄柏溪，登上木船返回万州。

在巴阳峡逆水行舟，难度远超顺水，这是我对巴阳峡航行的重新体验。只见木船紧贴河岸缓慢上行，船工们吃力地摇着橹。起上风时，船老大解开桅杆上的缆绳升起船帆，借助风力，船速会稍有加快。遇到激流险滩，船工们便要下船拉纤，脚踏石头手扒沙。船工们的号子声，时而舒缓、时而激越、时而抒情、时而粗犷，坚韧与拼搏仿佛是从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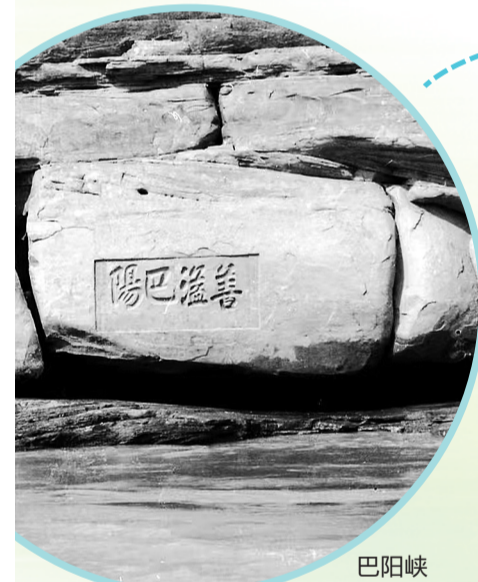
们骨子里蹦出来的。

遇到纤绳被礁岩卡住，船工脱去衣裤，捧起土碗喝上一口烧酒，跳入长江凫水过去，快速挪开纤绳。遇到水急而又不能拉纤的地方，船老大便通知我们下船，徒步前行一段路，然后再返回船上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航行，木船终于到了万州城郊的密溪沟一带。由于浪大水急，船在南岸不能直接过岸。木船要驶过回澜塔，经南门口对岸的陈家坝，到达西山钟楼对面，才转向斜对面的南门口码头顺水横划而来。船到中流，波涛汹涌，只听船老大高喊一声：“伙计们哟，起风了哟，走起，走起！”于是，船工们甩开膀子，奋力摇橹，嘴里连续发出“嘿咗”“嘿咗”的号子声。木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，最终在南门口码头平稳泊岸。

三峡蓄水后，巴阳峡的江岸石沉没江底，江上木船已难觅踪迹。然而，儿时乘着木船穿越巴阳峡回老家的旅程，已在时光的窖藏中酿成了醇厚的乡愁，挥之不去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图片为孟学箴摄）



巴阳峡



巴阳峡

## 1 雄浑、险奇的巴阳峡

大年三十，天边还未泛起鱼肚白，我们便随着父母来到万州南门口码头。那时，南门口码头是万州最热闹繁华的地方。这里，舟楫往来，人声鼎沸，号子铿锵。

当时，木船是川江短途客运的主要交通工具。晨光中，回老家过年的人们，沿着木船搭架在岸边的跳板上木船。开船前，小贩们在船上穿梭，叫卖烧红苕、卤鸡蛋和烧饼。待船上坐满乘客，木船才缓缓驶离岸边，向着下游的黄柏溪进发。

木船顺风顺水，沿途停靠密溪沟、晒网坝、杨家背、拖路口、观音堂、太阳溪等地。途中，船老大在船尾稳稳操舵，掌控着木船的航向。船的两侧各架着一个长长的橹，船工们动作娴熟，轻快而有节奏地摇动着橹。每当有大轮